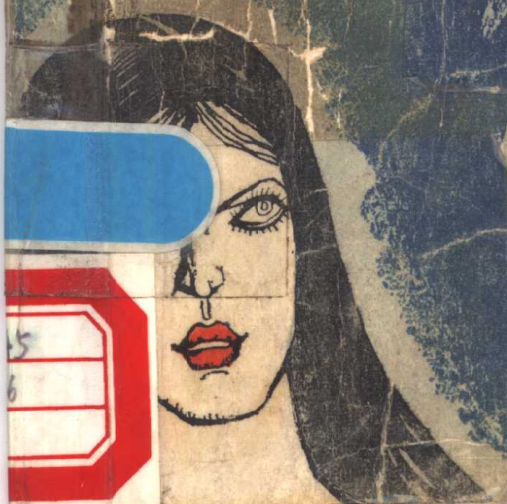


007 蟹岛历险

〔美〕J. 弗莱明 著

吴中英 译



破损

747 33

詹姆斯·邦德惊险小说

007蟹岛历险

〔美〕I·弗莱明 / 著 吴中英 / 译

〇〇七蟹岛历险

〔美〕伊·弗莱明著

吴中莫译

责任编辑：易文思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*

1986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137,000 印张, 7 印数, 1——18,900

一书号, 10109·2051 定价, 1.20元

新书目: 86—12.13

目 录

你的声音很清楚.....	(1)
武器的选择.....	(12)
假期中的工作.....	(28)
日本女记者.....	(38)
一张印度人的面孔.....	(55)
毒蜘蛛.....	(67)
偷渡蟹岛.....	(75)
海滩惊艳.....	(84)
行藏暴露.....	(97)
变宿险地.....	(110)
一心要做应召女郎.....	(119)
火龙破浪而来.....	(131)
最华丽的牢房.....	(145)
诺博士的晚餐.....	(161)
叛徒的狂想曲.....	(171)
最大的秘密.....	(182)
通风管里的酷刑.....	(190)

最后的屠宰场.....(199)

有人追过来了.....(204)

你是个妙人儿.....(215)

你的声音很清楚

下午六点，太阳几乎是准时地躲进蓝山背后，散发出最后一抹黄色的光辉。一道蓝紫色的阴影，象浪涛一般倒泻在里奇蒙路上，慢慢延伸拉长。躲在花园里的蟋蟀和青蛙开始奏鸣起来，交织成一首高低音混合的乐章。

距花园后面不远的马路上，此时行人特别稀少，显得特别宽阔、宁静。那些巨大公寓里有钱的主人们——大都是银行经理、公司董事长和高级公仆——在五点钟就回家了，他们要和太太谈谈一天的见闻，或是洗个澡，换换衣服。再过半个小时以后，街上又会恢复生机，各种交通工具都慢慢出笼了。不过，现在这条半英里长的、代表最高阶级的里奇蒙路——京斯顿的商人都管它叫“富路”——除了一阵阵浓郁的花香和空洞的台阶之外，静悄悄的，什么也没有。

里奇蒙路是牙买加“最好”的街道。它是牙买加的公园街，京斯顿的皇家花园，巨大而古老的房子里住着“最好”的人们，每栋房子都座落在二、三英亩大的一块美丽的草地上，修理得整整齐齐，里面有最好的树木和名贵的花草。这条长而直的大道，比起他们白天在京斯顿赚钱住的地方来，

显得既凉爽又静肃。在“丁”字形路的另一边的顶端，是王宫的区域，在那里住着牙买加的总管和他的家人。

在高级区域的东边角上，是里奇蒙路1号，这是一座二层的楼房，每一层的四周都有一条白色的走廊。一条小路通向大草坪的网球场，每天晚上，都有人在场地里洒水。这座邸宅是京斯顿社交上著名的场所——皇后俱乐部。五十年来，这块地方常常是滋生反对力量的处所。

当然，象这样一个地方不可能在现代化的牙买加长久生存，总有一天，“皇后俱乐部”的窗户会被打碎，甚至被烧得片瓦不存。不过，目前这个亚热带的岛屿是块很有用的地方，而且经营管理得也很不错，岛上有加勒比海最好的食品和著名的甜酒。

有一段时间，几乎每天晚上你都可以看到四部漂亮的小汽车停在俱乐部的外边，这四部车子的主人都是牙买加高级人士，此时正在里面打桥牌。他们差不多都在五点开始，一直战到午夜。以现在排列的顺序，你可以叫出每部车的主人的名字：靠右边的一部是属于加勒比海国防部长的，其次是京斯顿刑事法庭名律师的，再其次是京斯顿大学数学教授的，最后一部是加勒比海区监督指挥官史壮威的，实际上，他是英国情报局的当地负责人。

一到六点十五分，宁静的里奇蒙路就逐渐开始骚动了，三个瞎子乞丐摸索着来到这一地区，然后慢慢的走到四部汽车前面，他们是具有中国血统的大个子黑人，不过他们在走路时弯着腰，用白色棍子点着路边石，使他们高大的身材显

得并不突出。他们是成单行前进的，第一个戴着墨色眼镜，看样子比其他两个人的视力要好一点。他把一个铝质的碗挂在左手的棍子上，第二个人的右手放在他肩上，而第二个人的肩上则放着第三个人的右手，第二个和第三个人的眼睛都是闭着的。

三个人的装束都很褴褛，彼此始终没有说话，只能听到他们的打狗棍点在石子路上的声音，他们在沿着边道走向停车的地方。

三个瞎子乞丐出现在京斯顿算不得是什么奇怪的事。那里的街道上有许多身染疾病的人，但在这条富有而宁静的街道上，他们却给人一种极不愉快的印象。更奇怪的是，他们都是混血种的黑人，这种血统的混杂就不是普通现象。

此时，在玩桥牌的房间里，史壮威伸出手把四个人的牌分出来。在他发牌的时候，发出一阵阵清脆的响声。

“一百磅的支票，”史壮威说，“再加上九十！”

他看看手表，站起来说：

“我出去一趟，等二十分钟，比尔阁下，叫他们送点酒来，记我的帐。我走之后，别动脑筋看我的牌，我每次都留有记号的。”

比尔——这位陆军准将——粗声地笑了两声，接着按了一下他身旁的案铃，然后将对面桌子上的牌，一起收过来。他偏了偏头，说道：

“快点，妈的！你经常在大家兴头上做这种冷场的事！”

史壮威已经大步走出了门外，其余的三个人都相继懒洋

洋地靠在椅背上。侍者轻快地走过来，他们分别要了自己喜欢的饮料，并另外代史壮威要了一杯威士忌与一杯水。

类似这样的半途停止的牌戏，在他们来说，已经不止一次了，而且每次的时间又大约均是六点十五分左右。就拿这一次来说吧，虽然史壮威明知道那样有点失礼，可是他仍然不得不去他的办公处所，作一次例行的报告。

当然，对其他的人来说，这是一件非常讨厌的事情，而对史壮威就不同了，因为他的身份特殊，在四人之中，算得上是一位要角。

对史壮威每次的中途退席，他从来没有表明过原因，也从来没有人询问过他原因。总之，他的工作是别人摸不透的。

距史壮威离去的时间已经二十分钟了，可是仍然看不到他回来的影子。现在他们三人才晓得，原来史壮威所以那样慷慨请客的原因，只是要他们老老实实地多等一会。

侍者将饮料送来了，于是三人开始边喝边聊了起来。

事实上，那是史壮威最重要的一天，因为那是他任务汇报的日子，他必须在一定的时间里，用无线电向他的最高机关——情报局——报告。除非他奉到了命令，或是得到警告，不然，就得在当地时间六点三十分与总部取得联系。

如果他因事离开原地，或是得了急病，那么也必须在离开前与愈后，迅速报告或请示。至于报告的方法，当然不会一致，举例来说吧：如果他的第一次报告因情况过了规定的六点三十分，就必须等到七点正，以“蓝色”的呼号报告，七

点三十分则用“红色”的呼号报告。要是在规定的时间内，没有与总部联络的话，这就代表着情况有变化，那么，在伦敦方面，专门负责这项任务的“第三部门”，就会立即采取行动，找出它的原因来，并查明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
在工作上，史壮威是从来没有使用过“蓝”或是“红”色呼号的，换句话说，他的工作一向顺利，没有碰到任何阻碍。

每个黄昏，在当地时间的六点十五分时，他必定离开皇后俱乐部，跳进自己的车子，以大约十五分钟的时间，驶上蓝山的一片小丘中间，然后进入一座看上去普普通通的平房中。接着转过身来，从远远的京斯顿港，搜索到他平房下面的山径，注意有无可疑的人物跟踪。

通常在六点二十五分，他穿过大厅，从后门走入办公室。他打开房门锁，进去后，又将它在门后锁上。

此时，杜博萝小姐正坐在电报机前，头上戴着耳机，以“WXN”的呼号，十四兆周率的位置，向着总部联络，一架小型的记录器，平平地放在她白嫩而丰满的膝头上，她不停地重复着联络的呼号。

杜博萝小姐，是史壮威过去的女秘书，由于工作成绩突出，现在已成为组织中的要员了，她除担任收发电报的工作外，并担负着其他的重要任务。

史壮威每天进去之后，即坐在杜博萝身旁的一张椅子上，接着戴上了另外一副耳机，开始接受伦敦方面的指示，当时的时间是六点二十八分。

这是一项铁的纪律，而史壮威就是这项铁的纪律下的一

员，但不幸的是，往往最严守纪律的模范工作者，经常壮烈地牺牲在敌人的阴谋之下。

史壮威是一位身材高而瘦的人，在他的右眼上方，生有一颗黑痣，走起路来轻快有力，把潇洒的风度表现无遗。

他迅速地走出皇后俱乐部，又穿过几道侧门，跳下三处台阶，然后进入廊道。

此时，除了习习的晚风，阵阵地钻入心的深处，以及串串称心的回忆涌入脑海，而带给他精神与肉体上的快慰之外，他没有一点其他感觉。精神轻松，健步如飞，不一会儿已迈上了里奇蒙路。

史壮威耸了耸肩膀，然后嘴角向上翘了翘，面上现出一丝奥妙的微笑。他脑海中闪过一阵褪了色的黄色溶液，也曾浮现着若干往往神经不正常的异国人。

当然，在史壮威另一部分的思维里，也包括了那三个瞎子。他们沿着人行道，正缓缓地向他走来。

他们大约相距二十米的样子，他当时估计着，以双方的速度比较，在他到达他的停车位置之前，三个瞎子总有一至两个先他而过，于是他一面加快脚步，一面从衣袋中取出一枚银币，丢入一个铝质的碗中。唔！他们原来都是些混血种的黑人。

“上帝保佑您，先生。”

领头的一个乞丐说，其余的两个瞎子，闻声后，也一起点着头说：

“上帝保佑您，先生。”

史壮威掏出汽车门的钥匙，弯下腰去，正在开门的当儿，不幸的事情发生了，三个瞎子以闪电般的速度，将史壮威围在了中央，同时以老练的动作，用笨重的乞讨袋，从三个不同的方向，分别向着史壮威的肩部、背部以及臀部击去。

史壮威遭此毫无准备的猛烈突袭之后，身体毫无反抗地向前栽倒了下去，默默地俯卧在人行道的沙尘里，没有呻吟，没有惊叫，也没有呼唤。三个瞎子也是一样的，仿佛他们除了眼睛之外，还不会言语。

现在的时间是六点十七分，随着一阵车轮声后，一部又脏又破的柩车，车上插着无数的羽毛，自“T”形路的方向一直驶了过来。

当柩车停下来的时候，三个乞丐已熟练地把史壮威的身体抬起。车后门开了，活的抬着死的，一同进入了车厢，然后把后车门牢牢地关上。

三个黑人，分别坐在柩车内的三个座位上，他们显得那么的清闲与安静，白色的打狗棍，不规则地丢在他们的身旁或面前，黑色发光的驼毛大衣，高高地挂在他们座后的上方。

三人不约而同地将大衣穿在乞丐服的外面，把讨饭袋丢在脚前，然后各自戴上一顶黑色的高筒呢帽。

司机也是混血种的黑人，他有意无意地回过头来望了望。

“开车，快，开车！”

最高个儿的一个凶手道。他低下头去瞥了一下手表，指针告诉他当时的时间是六点二十分。

枢车开动之后，以大约三十英里的时速，绕着“U”字形的弯路，向着起伏的山地驶去，三个凶手，在枢车的小座位上，随着车子的上下，身子不停地前倾与后仰着。

“WXN”，“WXN”，“WXN”……

玛莉·杜博萝小姐，一次又一次地联络着。她按了按插头，以防接触不良，影响音量，然后又看了看手表，——六点二十八分。他已经迟到一分钟了。杜博萝默笑了笑，然后深长地吸了一口气，心想：他此时一定在不远的路上，三两分钟之内，即可听到他的脚步声，接着听到他以特制钥匙开门的声音，随着看到他习惯地坐在自己的身旁，摸起耳机，温文尔雅地说：“对不起，玛莉，讨厌的老爷车抛锚了。”或是：“想不到混蛋警察，又晓得我的车号了，在半路上找我的麻烦……”

杜博萝缓缓地摘下耳机，伸长着脖子，向窗外张望着。

“WXN”，“WXN”，她再次地试验着。

这时是六点二十九分。她开始不安了。她感觉到事态有变，但是，继而一想，即便发生了变化，伦敦方面，在最短期间也会有所处置的，所以她又释然了。

当一个她最关心的问题浮现在她的心头时，她紧张了——如果史壮威不能及时回来，又怎么办呢？她的双手颤抖了，她逐渐地感觉到事态越趋严重，如果敌人来了怎么办呢？要是这些通讯器材与文件失去了怎么得了呢？她躊躇了，她考虑到了破坏、焚烧，可是，当她立起身来后，又轻轻地坐下去。

“不能！”她默默地说，“不要，他会回来的！至少伦敦方面会有指示的，我不能庸人自扰！”

杜博萝小姐以手帕擦了擦额上的汗珠，同时又看了看表：时间是六点三十分。

“我的天！”她半自语地说，“他终于回来了！”

她刚刚听到了客厅中有脚步声，便连忙在胸前画十字，接着把头一偏，微笑了——闭着眼睛微笑了。谢天谢地，两秒钟之内他就会进来的，可是这两秒钟是那么的漫长啊！

“WXN”，“WXN”，一阵联络的呼叫信号以后，接着的是明语呼叫：

“听到我的声音了吗？——听到我的声音了吗？”

以上是伦敦总部发出的，声音是那样的清楚响亮：那是定向的，它在专门联络牙买加的工作站。

脚步声已经来到门口了。她于是冷静地对着发话机回答道：

“听到你的声音了……听到你的声音了，你的声音很好，你的声音很……”

她的回答尚未说完，突然一声巨响来自她的背后，接着有一件东西击中了她的脚腕。她连忙低下头去一看，原来是门上的铁锁。

玛莉·杜博萝迅速地带着转椅回过身来，一个男人正站在门口，但他却不是史壮威，而是一个身材高大的黑人，那人的皮肤黑中带黄，一双眼睛是歪斜着的，手中的枪口直指

着杜博萝的身子。

杜博萝在惊惧之余，立即开始大叫。

那人冷笑了几声，缓缓地移动了一下枪口，瞄准了她的胸部，一连发了三枪。

这位美丽的女郎，应声倒向转椅的一侧，收报用的耳机，从她那黄金色的头发中，跳落在她肩旁的地板上。

“牙买加，牙买加吗？你怎么不讲话了？牙买加……回答。”

在杜博萝被枪杀的三十秒钟之后，现场的室内，依旧响着伦敦方面的声音。

呼叫声停止了，收报机除了上面闪闪的两只红绿灯外，已没有任何声音，室内静寂一片，只有从杜博萝胸部伤口中喷出来的鲜血，偶尔发出一两声气泡的声音。

凶手看到杜博萝确实死去后，才转过身走去。但旋即又走了回来。他走进内室，取出一只箱子，箱子上用红色的纸条封着，纸条上印着“强烈爆炸药”的字样。然后又找出一只钱袋子，袋上印着“泰蒂”与“李莉”的名字。他轻轻地把箱子放在地板上，接着走向杜博萝的尸体，把袋子中的钱全部倒在她的头上，又从她的头上散落在地上。

在室内一角的保险柜，是敞开的，柜中的密码簿被取出来了，放在办公桌上。然后他把炸药箱子打开，放在桌子底下，扯出导火线，小心翼翼地拉到外面的客厅里，接着取出打火机，点燃导火线的一端，然后起身走去。他急速地奔向便道，进入马路。马路的人行道上，停着那部放过史壮威尸

体的柩车。他从柩车的后门攀登上去，又顺手把后车门关上，坐定之后，立即戴上一顶黑色的高筒帽子。

当炸药爆炸之后，黑色的浓烟从窗口向外升起时，那辆柩车已在马路上起步向着孟纳维尔驶去。

英国情报局牙买加的加勒比工作站，就这样的被毁灭了。

武器的选择

三个星期之后，在伦敦。迟来的三月，象是一条奇毒的响尾蛇。

每天早晨，雾都的雾，似乎比往日更浓了。微风吹来，夹杂着阵阵来自大西洋的无名腥味。丝丝细雨，混和着弹丸大小的冰雹，代表着大地的无尽哀愁。人们穿着雨衣，撑着雨伞，行走在光滑湿透的人行道上，缩着头，脚步显得分外沉重、无力而缓慢。

那是一个污秽的日子，每个人都是如此说法，连麦耶局长也不例外，尽管他一向做事都是就事论事，从来不把事情与天气等因素扯在一起。

雾渐渐地淡薄了，但冰雹却是没有停止，颗颗晶莹的冰雹，在细雨的陪衬下，继续地下着；雨滴落在地面上，扯起了一个个喇叭状的水泡；冰雹落在地面上，却反而跳得老高，再落下来，滚了一阵，然后停在一个低凹的地方。

当那个老而且黑的“银色的滚动的幽灵”出现在皇家公园高大建筑的门口时，冰雹好象落得更急了。他缩了缩脖子，向马路的便道走去。冰雹不停地击在他的脸上和头上，但他